

昨文指出：若要在2012年就可普選特首，必須在一定的程度上照顧北京的意願，減少北京對香港形勢失控的擔心，否則香港邁向普選的道路一定阻力重重，再過多十年也不一定有機會。

我的建議，是讓北京保持對選委會有一定的影響力，譬如讓人大、政協等成員可以成為當然委員，而其他的成員也主要來自功能組別的代表，現階段不宜過急地去設法沖淡中方的影響力，以讓中方安心，去換取其他方面的讓步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可要求中方改變選委會的功能，由直接選特首改為只選特首的候選人。能獲30名選委支持的，就可以參與成為正式候選人的競爭。由於門檻低了，有意參選的人必然增加，那就需要作首輪篩選，以決定誰可以作正式候選人，這項工作就交予選委會，由他們選出三名正式的候選人，再交港人全面普選。由於這批候選人已先經選委會替北京間接篩選，不愁將來當選特首後不獲中央任命。

民主派一定會認為這種先讓北京預選的普選並非真正民主，不符合他們的理想。然而，全世界的民主國家，其民主發展都是有進程的；我建議的方案，起碼可以為香港帶來第一次形式上的全民普選，其突破性絕不亞於梁家傑帶來有競爭的特首選舉。

梁家傑全力以赴的特首競選答問大會，何嘗不是一場假民主的鬧劇？電視機前看答問大會的觀眾，何嘗有資格投票？民主派不是一樣假戲真做，並把它視作自己為爭取香港民主的一項重大貢獻。因此，民主派亦不宜因我的方案得間接經北京預選而否定我的建議，這其實已是一個不小的進步，要爭取北京首肯並不是一項容易的事。

我從事地產代理行業，經常要進行討價還價的工作，深明在談判中很難一步到位，不先爭取小的讓步，很難達到大的進展。業主開價800萬，買家還價700萬，若果認為距離太大拉唔埋，生意就只好拉倒。但若果肯逐步展開談判，促使雙方移位，最後仍有成交機會。能促使業主由800萬減至795萬，也可以視作移位的開始，不應因移動的距離小，而不肯商談下去。

政治談判亦離不開這個過程，若果民主派能在一開始時，就肯接受一些即使不太理想，但已有移位的方案，今天雙方的距離就不會這麼大，香港市民的民主空間也可能比現時更多。

在政治談判中，最緊要知道對方想要甚麼，然後才能以對方所要的東西去換取自己所要的東西。北京怕失控，我們可以讓他操控選委會來換取普選形式，選委會的改革可留待時機成熟時再談。這根本不是甚麼讓步，因為選委會現在仍是由北京操控；而非以自己手裡的東西，去換取自己尚未有的東西，有何損失？